

由拳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與李之文

與陳伯符

與歐楨伯

與沈君典

與王元美先生

與沈茂仁

與沈少卿

與顧貫甫

奉少宗伯余公

與沈肩吾太史

與李臨淮

與王敬美

報賀伯開

與馮開之

與沈君典

與君典開之

與馮開之

與王元美先生

與李之文

與周元孚

與王百穀

與馮開之

與王百穀

與田赤

與馮開之二首

與君典開之

與沈君典

與君典開之

與馮開之

與沈嘉則二首

報開之

由拳集卷之十七

東海屠隆長樂著

書

與李之文

家兄奉老母拉署中正擬足下與俱不謂竟得空
札登然不來也懊悵何已董陽明博雅士僕居四
明時雖不出言還往然契義相期矣昨至海上使
人持足下書渠自為長歌一章長牋一首見投僕
為書答之復為賦詩一章附致之成足下雅意足

下閔僕貪吏無以為家為僕置負郭田三十畝僕
之饘粥稍具矣不妨便老也諸故人終始竟屬之
文固知不佞眼中不失人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秋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軫
大隄曲巷燒鐙把醖細語雄詞顧先生雲煙俯仰
無天地此驪若可長久侯王何責哉旬日之間星
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
隨長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甃枝心

斷何言足下駢瘦馬長安稱失意矣然有才如安
仁年少而風流文明粹溫夷穆乎老成秉心內朗
應機外曷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即坐冷青氈佐三
輔師表言為春華行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詩解頤
良亦適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漙漙娑此官
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林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
第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
窘步足下之材具不減大傳讀足下五策坐失治
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矣前途雖遠何所不到

僕面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後勞苦簿書幾歷艱難備嘗世味者無如不肯而
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
足下今得艱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甘之
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奈之何以為私利
則甘置身不肯而各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
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
僕雖至不肯終不敢自處穢德以辱九族而負交
遊至是非毀譽顯晦升沉懸解久矣足下勉之光

此令德青雲伊始慎佐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
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請君良可與語僕足下
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緣裁書敘心足下亮我
與歐楨伯

僕居東海時則雅聞南海有歐崙山先生其人明
智而敦龐博學有高才文章如司馬遷穀詩如王
維李頎戢翼早栖恬於勢利又如楊子雲僕私心
慕焉然賤性踈好詩文而不肯精好折節賢人名
士而不能納交所至杜門下携手一編隱几頽然

自放起而仰視，遽中飛雲，便以為造。少年結屋曠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潦，長風卷壑，靈潮走沙，洪波浸竈。下者浹旬，僕乘孤槎，往來駕鷺，群飛鴈鷺，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鼇背，上出海門，一至龍伯國而還。以故野性益習，踈嬾日甚，偶不自堅，湯後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居都下，亦閉門下榭，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人伍君客絕，僕哀而為之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諸

君見而竒之問為何人作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
我三及門僕猶堅臥不起諸君排闥尋我臥內僕
不得已強起擁布被據匡牀而與之談談有頃迺
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
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相知稍習不佞願益喜無日
不見過旅舍有茂齋一章相與偃息其下或張燈
至丙夜不罷去而門外之客日益踈二三相知偶
然而合諸公亦偶然而踈非敢為翫體也以先生
之才之德僕向神交三十年及至長安而落落如

途人者此豈人情哉又有賢貴大人懷刺先於僕
出僕之文章讀而賞之再三愛好篤至而命僕無
及門僕即無及門座主先生至感恩知己者也董
董後稠衆謁見政府而未嘗一及私第至今使座
主先生尚不識僕而孔僕之疎嬾率真誠為有罪
然寔非敢為骯髒也嵩樓野宿之人偶徼時幸驟
而躡草履淒淒娑娑長安耳目盡易心蒐陞杌安得周
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
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漸涉周旋頗熟而真

性亦漸以漓矣儻忽之鑿混沌將為君德適害之
爾僕曩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結交先生亦不
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開之來言先
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不淺僕心
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不敢先人
今處踈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人來
得先生詩一牋一雜刻數種窮兒暴富矣敬羨罷
官歸山林生色近讀其匡廬京口諸名山遊祀固
知其有今日天放二龍乎屬此鴻有便布此區區

案牘劬勩率爾不次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
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待所處即
朗寐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
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飛刺眼鳴
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
錢唐見存田在頭數自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
遠田數日借彼緣力暫解我天袞相對嘯歌一破

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囁嚅雙眉，放數日。遂復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以長歲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與元美先生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書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白日飛昇，住蓬萊山頂。寧有之乎？先生學窺均嶼，語破鴻蒙，故自非人間凡骨。今鬢髮半如銀矣，而顏猶十五童子。在奭花色，僕固疑之。更聞時下業

已屏去文字之緣壹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
韓稚主娵娵人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
土賤士聞之心神躍躍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幸
勿見秘勾漏令苦丹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
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生命之敬羨先生遂得請
乎急流勇退亦神僊之亞子念遊台岩歸不

與沈林仁

兩得足下尺素宛如談對不佞自拉吳中勞苦倍
於居賴時故人音問徃徃闊絕每握筆欲作一交

遊書而俗務種種無端攪人擲筆起罷笑形神復
救且無好懷即勉強佐一書並可通寒暄不復得
雅語則又念足下金馬貴臣文章鉅儒不佞即下
土賤吏不能佐一二清言而徒齷齪為溷子語漫
以寒暄瀆下執事之聽竊不自安以此久缺問訊
非敢為簡也足下溫然長厚而僕又嘗辱一日之
知當不以踈賤見遺乃僕自次且不敢前如里媪
村媪布衣縞裙而見王公貴家女彼不相哂此自
羞澁爾足下業為金華侍從行且登講筵潤色大

業宣此鴻烈儒者遭遇可謂命達而僕不肖領下
邑朝夕勤宣 天子之德意以佐元元亦不可謂
不遇也神龍不咲螟蛉鸞斯不羨大鵬僕知今矣
今日廟堂之業僕不如君他日山林之樂君亦不
如僕率然言之足為一拊掌開之東冲然馮先生
止一崩緱無長物嘗一至青溪相對清絕君家所
親楊生雖屬不佞部下士不肯以足下故一至縣
庭楚楚居郊園良可愛敬僕寔未嘗有所推久成
足下高雅也不宣

與沈少卿

莫廷韓歸不得足下一字以為恨足下遂忘僕乎
足下忘青浦令非忘僕也往足下恨僕不佐長晟
而直寥寥數語乎今一字吝之矣屠長卿為令乃
不能當沈先生一字人果不可以無官然令亦太
強項矣何敢貽書數千里而數長安故人幸足下
寬我僕乃為調笑非數也足下居長安無恙不佞
自移此中勞苦百倍於昔晨起理髮感我二毛矣
潘安仁年三十四而見二毛僕三十八而見二毛

安仁居河陽有滿縣花僕居青浦有蒿萊安仁綽
約美丈夫而僕顛顛如老媪安仁詞賦齊轍二陸
而僕椎魯不能吐一語大約同也足下在諸曹有
轍名位且日起僕之支離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
矣公等坐致大業不佞若不能從請為詩歌里言
以咏盛美冗次念故人不能已遂遣老蒼頭走數
千里奉訊足下言不宣心相示以臆

與顧實甫

足下之高才盛德僕曩固雅知之至用情於不肖

若此其篤至僕不能淡知也。比肩而失足，下僕之
耳目不復可使矣。開之來道足下，頭藻蔚，起朗暎
人代不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推魯小
吏，迺知屈子者，芟良亦近情便欲。裹糗走數千里，
一奉清塵而還，而罽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絕，
含意不申，將奈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重以事
一登弁園，自後書問，昔昔通謬辱。王先生許可而
簿書之吏，為文法所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後，此
心良缺。近聞敬美先生乞休急流勇退，便是飛僊。

足下立金馬門下各位差不薄金石鴻藻鳳慶異
彩不識肯一惠教鄙賤不若僕之廓落何足復挂
口吻世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為高初非實際又
有興在長林而身絀未紫不得自解免徒動夢寐
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放之威鳳來
儀遮除野麋祇宜艸澤廟廊之士體貌穆莊崑穴
之人舉動踈野性之所近真不可強僕今勉為一
令以求不媿兩間慙交遊於某足矣蓋僕天性冲
澹體亦清高所需於世間之穠腴有數簾索自將

可以竄過顧弟不耻於廉潔而難於媿阿居壯方
簡樸處猶可移之但只會非鄙陋所宜矣國轉敏捷
尚思不堪而况僕之固陋用拙者哉艱難困苦之
中直以日為歲所幸上有天地下有交遊志行苟
予升沉不問僕之領邑而出也謂廉勤慈惠奉法
守正而不阿庶幾免乎顧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
所能了矣譬言如良家女不幸出為人奴掃除易力
擧咲難為轉盼之間動而得過人奴之家翁媪一
爾今為不肖之翁媪者何可數計獨柰何開之書

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旨哉斯言僕表
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投筆漫及亦恃惠子之知己
伏惟足下鑒原

奉少宗伯余公

相公居闕下隆不自度頓首奉書致寒暄之私者
再矣疎賤小吏迺敢抱只尺之牘累溷尊嚴死罪
死罪則以相公東海鉅儒人倫標的而隆幸竊同
里開固平生之所日疲延頸者隆自為諸生輒忘
其常布之賤固嘗為書數千言竇長者清聽則不

肯傾心大人先生非一日矣。客歲神往相公不能
自己，每欲遣一介行李問百福屬。大計且屆期，遂
巡引避，不敢前而饑渴之衷，莫可自制。別於北鴻
之便，附布一言，荒簡良甚。言之動，寔相公長者倘
不罪鄙賤，伏惟相公德業侔造化，制作參神明。乘
時奮跡，宣猷勳德，配陽春功，在亭毒此真崧高
重降列星，再出休嘉，照史冊餘光，被棗梓譬如大
雅振響，其願比於六馬矣。不肖猥以疎庸，待罪罷
邑，雖稍知自愛而行，能無聞何以仰副德意。伏惟

相公少賜教植其何幸如之敬遣家僮馳不腆之
辭奉候台履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與沈肩吾太史

賤子鄙性復耽弛行能不足比數雅無鄉曲之譽
鄉父兄長者駭子弟畜之賤子亦甘寂應退處江
壖蓬蒿滿戶矣猶以雕蟲薄技謬錄於二三知己
間有大人之遊家貧無藏書罕所涉覽偶從士大
夫借一笑寓目焉嘗謂一嚮而已學又無師承所
誤結師心獨出罔詮正覺徒耽耽在野孤禪偶為

大宗門所謁不堪拊掌屬有天幸往往得承顏色
於當世之賢者不我麾去如君家山人居然臭味
同也而賤子亦請以壯面之禮見箕仲長孺盛許
氣義比肩而論交賤子不肖誠不自知其得幸於
諸君子若是乃是下之文章行義卓絕今古即令
綿曠千載遼邈萬里猶將神交精馳趨灑決起而
後之而况大賢近接宇下不得一當恐一旦先狗
馬以為長恨則以是下官京師侍金華而賤子方
困泥塗無從自進私心往矣比是下東歸即對家

田叔首間長卿無恙及賤子丙子址上足下又儼
然損惠珠玉爛焉色澤蓋似深有意於不肖者一
佐小吏日苦囂塵久不得一吐胸中積愆缺然為
恨足下人物權衡天朝瑚璉而不肖鄙庸下品
誠無足當長者矜矜顧其志可念爾待罪鄙邑亦
惟是日夕兢兢擇地而蹈罔敢踰法度尺寸救邑
父老子弟頗安其拙乃聞有向長者橫佐口語此
必不肯有涼德於彼偶不自知不然者何以至此
伏蘄足下哀其蠢愚而教植之幸甚

與李臨淮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名無經而走
九域天下豔慕英雄延頸某不佞往者固嘗於交
遊處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願安敢望執牛耳之盟
庶幾古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常帶名字不聞
於上都亡從自進及以公車之役旅食長安幸得
以薄技見收於二三君子又幸得以及人之推轂
交於下執事也僕平生惟鄙亡他嗜好獨如五色
蠹魚好食神僊字又好折節交時賢而性復疎不

能翫翫取名園轉滑稽以遊於大人苟非從寡廓
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
驩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
三友人狂呼大噓北斗下挂星河倒流千載竒踪
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盼河山而僕乃為邑小吏
支離塵溷躑躅路旁望長安諸貴人如閭闔群僮
矣顧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滯以在俗相期敬
在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闐闐矣則實以故人
非以君侯也胡元瑞不佞同袍友雅與君侯善今

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來久絕音耗幸為不
佞致此情

與王敬美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胸中何磊塊哉耽幽攬勝
語語烟霞知先生雅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
乞身季鷹賀監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
入不報也 朝廷固惜賢達恐未得遂臥山中季
鷹黑髮歸五湖使我看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良足稱達士而賀監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湖亦

無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永結五嶽之緣疲托九僊骨朝披一品衣如李鄴侯要而不失為逍遙先生第稍遲之賤子逆道既踈世味亦淺放筏雖後於先生而及岬或反先之未可知終當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穎異當是蘭臺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凡骨他日聯翩雁序並馳清都為區中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妒之矣軒車東不得一面私心良恨昔趙咨道經營陽令曹嵩不為留高至

亭坎望塵不及謂人曰趙君過界不見必為天下
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肖坐戀五斗空
望車塵海內必且姍笑某不比於人以袖障面自
慙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竹筴一握乞先生為書
近作數首庶幾哉出入懷袖日披清風肯為不肖
謾一言更聿非所敢望也日求長公佳篇業已見
諾煩先生一憇憑之只尺婁東精爽飛越

報賀伯聞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

雄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
無臥龍之姿而有糜鹿之性少栖海曲寂寥無人
沈洋自放讀書粗了大義發為辭章好作窳廓語
而才不逮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梁意氣有之而不
講於黃石之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
何足當足下節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秉
言乎不佞未嘗識之下面孔而未獲盡發武庫之
藏往後馮先生所讀尺一便見文藻跌宕曾懷磊
塊嘗鼎一臠大畧可睹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

而况親捧瑤華車舞隻語足規明月又何必淋漓
盈楮若斯之富哉曩一讀華械香三日不去口因
風遙邈遂投長牋三年不奉足下報青僕心良未
已也嘗嗣宗就孫登蘓門與語種種登竟日不吝
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而啓其玉齒
談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足下謦欬
之音小吏鼓械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嶽忽隱
紙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過實衆
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遠遜足下而聞

情遠韻頗謂近之僕真是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
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
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
或亦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顆之上未嘗不泫然
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收帚龐
公尚平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
玄素之業足下才氣曾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
在資故抱此惰忿坐彫素心使者還率爾寄答其
諸情事非相見不可恐不腆牧邑冀借寵靈不備

與馮開之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淥水奏曲桃花佐觴此
造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無馬自
穢矣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詭我使我邑
邑不怡醜此印綬如繫條錠宇宙而寡鄙矣湖山
之間若可容乃公止須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
虞禪之虱邪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
為對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又安敢薄州
縣第以此故妨我嘯歌不能無少芥蒂然苦乏飽

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一大人先生
位者而媿汎葉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適聞嫂
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船入與細君
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得其處塵囂之
士豔慕何言君典駐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足下
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櫂而造物者如之會有
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亦
未渡江此中久不得其近耗君房中第亦吾曹一
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且望之

矣此君終可人伯闇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自矜
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
又足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
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苦之足下所
刪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篇目率一
一示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
者尚欲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
近世可多存不黥婁之家鮮有奇寶足下恐葉命
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羨

一咲潰癰決瘡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
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遠以
一二紀不佞一夕而在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
飄爽有餘方之江鮑亦是宗門足下讀之懷當為
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干祖用舊題出以新意
不襲弄人一語嘗見作樂府者好遞相剽襲陌上
桑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絕唱而傳
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鉄
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更

三四字遂掩為已物僕不敢以為然感懷詩必不
忍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公亮後
徐彭二子叙都並六朝語徐當為前叙彭為後敘
二子既並六朝是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一
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己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
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下受之不欲
棄去也僕近者玄虛日進世情轉空誓降三尸終
期五岳甚不欲抱淫慾之心積幽冥之過以自墮
棄嗜好既寡情薄且銷損之又損以求真境惟文

字之魔尚未能伏是下清真大得湖山之助近更
當精進幸有以教我雕虫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
淫思滑精為患亦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藏
於名山姓名不登於石室侵尋歲月重同朝茵傑
之進退安所據乎使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
相砥共啻去就今復乖違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
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是下命之

與沈君典

仁况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

爾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上事貴大人而下躬
庶務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培不及沐饒不及食形
神且耗將安所稅駕矣聞仁兄在舟園何處別開
之也馬上懷人泪及馬足遂蹏而下道旁捉筆馳
訊歸途當出何道幸不惜相聳武康山中儻可投
足則有蕨薇在吾饒吾腹而閒吾心何至作如此
狀伏惟仁兄終惠教我所不輸心有如繳日問之
同東下不歸途必使人報我

與君典開之

昨使者來率爾訓蒼殊不盡鄙情巽江還二兄會
於何所想蹤跡尚留滯吳門如從泰山絕頂望足
練神目幾竭矣百谷竟通耗不過金閭而不一接
此君恐終是缺事吳姬買不挾之艦中泛五湖此
便是范少伯本色第太蚤爾新人即能勝故事勿
使孫夫人抱長門之恨恐他日更煩長卿始謂如
事仁兄倘非裏言不肖無德以堪之不敢遽信乃
徐察仁兄似屬至情不肖望不及此喜可知也有
如青松不移皦日可指當遂作千古奇事佳話此

在仁兄不在僕皇天有情仁兄當得好女即孫夫
人產麒麟兒請為後期此事望開之兄一慇懃之
歸塗幸一相聞長孺欽之追送畫鷁歸言二兄情
極薦託寄區區繡段輕羅奉新夫人裁為合歡被
與馮開之

何處別君與也沈即吳姬好不青雀月明短簫長
笛沈郎故得與麗人俱足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
為驩昨得書見約望前再過魚頭敬掃地焚香以
待日來滄海不佞蓬跣泥沙政堪愁絕今日放晴

始有生色美急欲仁况未消此句懷

與王元美先生

王孝廉見過拜嘉命之辱願小子虛薄何敢言不
朽之業先生愛而忘其奇醜擬進後來此自先生
至性敢不敬承日來淫雨為虐不肖徒跣踉蹌泥
沒於脛矣歎邑幸春間豫築圩隄今得不為災天
道放晴倘可無事兩歲再潦吏茲土者罪狀可言
日疲禮懇君典自婁江還金昌遂買一吳姬泛五
湖煙雨去古來英雄都未免兒女子仁詒書以劄

震見詫去不減爽光恐措大面目未識絕代之姿
當為少伯所笑先生業證大道不復當以此言聞
要悉沈即別後近况爾嘉則先生留滯上海顧汝
脩家不通聞問月餘矣昨始得寄一醵未見報家
司馬兒啖約以是月謁先生為先司馬乞墓銘至
則嘉則與俱來先生方收視返聽遊於玄寂獨奈
何焉文字者戶常滿屨此恐尚是先生一業障乎
先司馬故嘗受知先生身後之事敢以累掌故嗟
來能具言之

與李之文

日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幸善飯
不病亦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
快乎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亥刻室人舉一子彌
月之先一日沈君其馮開之及嘉則同日來佐湯
餅客各出金錢沈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全日照
耀此兒而沈郎手摩其頂大詭曰此兒風骨秀異
不出二十即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翁科名
不數沈郎矣開之綬玉曆復云支干大吉蓋沈郎

善相人術馮生善目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
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
克間過承長者粉飾但得善伊吾阿爺小詩跪地
佐虎子是矣才望富貴所不敢冀是下得無咲其
言乎家母德甚山妻免身後亦德僕以一清貧換
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諧卽君析產居尊公當遂安
閒此舉良是是下文譽自起讀來札殊爾雅操筆
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柴方伯遂不祿
使人痛悼聞訃卽遣祭吊生平大義頗盡奠文中

想當入目邇來治水襍田泥沒至邴積勞殊苦毛
髮為枯猶記二三同心接長竿河曲雙柑斗酒起
聽黃鸝聲不知隔幾世矣能不惘然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歎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娉娉嘉
對幸徵寵靈於足下此時自謂范張可佐管鮑不
死洎弟以小吏奉奔走之後蒼茫今手僕夫在門
辱足下持觴過我逆旅相對黯然欲行不行數視

日影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人心折足下湖海雄心烟霞傲骨三歲之中兩得
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迴翔故林昔人所
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
北踐更災罷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
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
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或尋
足下荆南夢澤之間長嘯而入紫煙永遺世氛終
證大道快矣哉讀懷人諸作字字璀璨白中之奇

所為不佞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
下告陽侯駘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脩
水田隄圩力障洪川而不佞手擲瓣香即操畚耜
救邑當得不災有如兩歲再災民生行且殄今將
安歸不佞苦情如此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
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袂而問之賢愚不甚相遠
乃貴賤勞逸何遼絕也雖然僕不妒子惟復快意
當并為故人酌一杯以無相忘即是美足下久客
王先生王先生細君且怨釜中魚竈下蛙矣王先

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稿來
書云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部急赴之此黠僕貧
作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雄談勝得
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叔速過僕
僕自駮龍呪神後情思太恟恟不佳須足下急來
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使仁兄以
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鬢空使田未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
不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後旁聽一曲便當

令君片時風月也家田未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
而垂涎雙鬢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豬肉一朝墮
地

與王百谷

昨交一方問足下想當達掌故不謂開之尚留齋
頭家田叔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工
爾寄穀田未勿怨此言大雪沈郎小姬髮才覆額
乎便携以去猶勝杜舍人歌綠葉成陰適詒書焉
生誤以雙鬢為龍陽既乃細思之非也措大之不

解事可笑如此曾記馮垂罄囊中青銅三十萬始
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
日定須窘爾有故人在嘗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
僕曩在天門下誤回盼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在
人間涵子了與風月無緣然口尚多微辭幸勿以
村翁訕我所云文生滅跡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
偶忘君卿并日書不及使人物色也是下咲僕重
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威明多矣然謂僕
專下二千石是下非逢掖邪昔人以不識玄真子

為信吏僕之失於先施惡得自解免矣僕自駟龍
禁雨來顛顛日甚急欲聞談天快人語一除煩懣
幸偕開之田未過我拜携謝晚驚人詩來

與田未

嘉則先生客海上遲足下先過金頭然後馳報嘉
則俱至王元美先生所乃不聞消息者久之忽報
行李已次吳門悵甚吳門館於王百穀遇馮開之
良友佳會恨不得從何日謁元美不佞業已三致
此意於王先生矣王先生甚知先司馬磊落大節

想嘗即為榻管聞田未稍從歌兒飲數十年老窻
頰晚施粉黛與少年姬按笙度曲乎一咲一咲老
母在家園肯極感君家母夫人細君雅意聞足下
且至命婢子掃地焚香以待幸有以慰之

與開之二首

別足下遂曠若隔堦俟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
上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
乎東望但曰秬堪癡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
秀乃人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興

來或成獨往花下小車煙中游
舟水窮雲起塘三
忘歸此時而屠卿若在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
若此也是下聽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
念僕嘗不知僕之念是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
之本懷何敢以此度是下今天下豪雋塞路何齒
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逸民
名綴下士彈琴賦詩可以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
酒博覽載藉嘗見寡廊之士為罽羅所羈以林瘦
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暮絮朗而猶漣娑娑人代自

取僇言尤有如諸公遂借孫登王烈長嘯入林何所
不適感昔歎逝情意坐銷受下之與司命帝君似
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官僕之齒
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往不從
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一故
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冠
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瘦矣刻舉一子沐
髮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囑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

期在足下不在僕下官平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
沈獻可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
所許可失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
亦爾雅有致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是下輞川
之裴迪也賢嫂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
時一同眺聽不足下出對賓客則如子建入對細
君則如相如直承明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
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
妒之矣端陽前後如是下不一視我縣中僕且為

文詛楚

僕蓋密遣一細佐物色君典於西湖之旁至廿六日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是下是下業與俱馳至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相得復何知鄙人鄙人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兩君即厚自閱無逃關尹矣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粟二足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黜今幸得二三大英雄

一浣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位似有神助是日
晨起眉端作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遮讀兩
君書若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
星見日下是何祥也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文僕
非漫語者二足下天放閒適奈何令不佞跼蹐若
此弟不難棄此苑牛皮帶祇綠家有老親不敢直
行其志念二足下豪鳴顧影自穉咄咄屠生為小
吏所縛許由石戶之農非天上人何為呶呶乃爾
與仁兄輩相見當共啗此事人謂屠卿貧甚不可

以若此丈夫寧思餓死有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
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不能寐故復遣力奉
送書到焚香掃地家人為足下百冗事即買權膏
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同來此千秋佳事

與君典

適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團之會今已
全往橋李鵲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
挂天外如只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
走急足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

以不得見趙谷為恨至棄官進至北海相見仁兄
許我弟非戀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
圖兩睫視不得下

與君典開之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桃
呼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宜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
仁兄業桓秀州刺下且艤舟浦口乎望至日莫不
來乃得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
挾飛僊復讀開之長箋情境叠出暗蒸間發世上

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目睹坐空
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正恨見二君文章想二
君眉宇恍隨崑崙萬仞罡風中骨驚神悞忽忽毛
羽生於骨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
湖山恐蹂為荒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
稍高自揚謂命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
秀州便可買櫂青溪望見故人直以夕為歲至姑
蘇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立化為石矣並走吏復
得鄙意二足下急圖之

與開之

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然每至分携方便成悽絕
要亦人情之下泊舟郭外僕病不能出城視足下
病而復傷離作惡殊甚別後數以書來無相忘也

與沈嘉則二首

先生別後治水襍田遂無虛日治水使者弭節邑
中百務肩於一身先是使者下治水今臨以災傷
之後不可以興大役為言不得請無何 璽書言下
不復可爭都使者方臨而治水官請事不佞隆恐

得罪上官兩日而集數千人河工遂起三日而部
使者親臨閱視得免於後言斯亦勤矣旬日來工
且就緒會天大雨河水漲溢工難卒完而田禾復
思滄傷幸賴春間之圩岸畢修不至如去歲盡沒
乃萬人羈於河工众心惶駭隆又憇河工既難遂
完農事又復盡廢三十日冒雨疲馳往工所先散
大众而後白狀御史臺田野騷動隆方私念一行
而解萬姓於危難自差可快意隆不肯抹灾卹苦
近遂以成癖日求稍積功行以當天心而艱虞踵

至憂勞萬狀在之專犯忌諱者多徼天幸此非不
肖所能知矣隆反覆念昔人言脩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求勉強為善以安羨命斷不敢自墜落
重負長者聞先生館於汝和宅作客有此賢主人
差不惡不肖因日溷勞薪久失修候平生自負謂
何而沈淪鄙賤如此惟稍得當在賢豪心以為私
慰君典遂買一吳姬自詫妙麗開之同住吳門沈
郎挾吳姬歸宣城馮生暨往江陰約望前過三頭
此時先生不可不來在佳晤此兩君書來漢中昏

姻之約甚至指腹目以為正殊可喜小集敬徵車
大雅汝和昆季幸致傾向田未尚未見在羅浮硯
一枚天池茶一瓶辰砂雄黃各一緘奉上

讀由拳集序奇氣咄咄來逼人真舉龍文寶鼎手
快甚願余小子虛薄無足當先生揚詡爾天道淫
雨不肖徒跣且拜且行泥沒至郝駟龍禁陽侯為
力良苦不意今春圩塘遂以收功河水高于田間
一二尺許而不入田不肖復駕小舸述行阡陌龍
骨遍野車軋軋聲聞于四郊禾苗大生色父老咸

言仗使君力今年不為災而天道更放晴歲可望
矣非但不為災水落土膏滋潤且可冀倍獲去歲
渰沒者無論其不渰沒者則倍獲此其驗也夜來
明月佐半圭色河漢左界白雲微點不肖叩頭中
進起徐步甚為此中父老喜知先生急欲聞故備
述之開之昨宿竺頭質明駕快舫暫過華亭一日
夕返縣竺尚作數日留家田未徑拒吳門客王百
穀竺中未相聞故不及奉報今業後婁江過竺頭
一二日間且至正欲馳一急足促先生來而使
者

適至遂遣小吏與俱行奉邀行李先生幸速覓一
輕舟見過固也知汝和汝備昆季賢主人至則如
歸乃使司馬佐客百里內良久臨邛令媿欲死唯
先生速圖之

報開之

人言足下尚擁白雲高臥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
行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足下遂還就李乎不知
殊風颭從何處來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藁刻甚
精工重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齒牙

便自絕倒亦一癡乎終當如玄晏先生浸淫其中
不問外事矣適有家長公之感荒亂失次君典與
孫姬及新吳姬同居郊園嘗挈新姬入城拜其母
夫人頗宜家室孫夫人尚未免身數日前曾有人
來書中令僕勸仁兄稍擇交息遊亦謂不佞也仁
兄領之不